

右台仙館筆記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

曲園居士

光緒六年五月浙江巡撫譚公疏稱台州府天台縣民  
許治邦生於乾隆三十五年至同治十一年百有三歲  
經前撫臣楊昌濬照例請旌并蒙賞給上用緞一  
匹銀十兩茲據天台縣職員陳補過等呈稱許治邦見  
年一百十一歲長曾孫許尊周於光緒五年八月孿生  
二子次曾孫許尊賢亦生一子許治邦家住福溪人游  
壽宇越百齡有十歲萃五世於一堂仰懇天恩從  
優旌表奉旨禮部知道按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羅

列古來長壽人百數十歲者甚多 國朝趙耘菴陔餘叢考中亦有一則不及談薈之博昔讀其書每歎其異不圖並世乃有斯人恐天壤間更無第二人矣

同年魏芸閣士龍歿而爲神余已載於第七卷矣今又聞諸杭人魏元名然乙道光元年舉行 恩科鄉試

於是年正月夢觀天榜其第一名則仁和魏士龍也寤而求之仁和學籍無其人乃自改名士龍以應之是科不中至甲辰 恩科鄉試果以第一人中式距得夢之年二十四年矣按世俗每言有夢見天榜者考之載籍唐人前定錄載陳彥博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庭中幃

帷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之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此近乎天榜矣而不言榜又感定錄載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看榜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此言榜矣而不言天榜天榜之說流俗所傳然自唐宋以來士以科名爲進身之階則冥冥中或有豫定其籍者亦無足怪惟魏以道光二十四年領解而先見夢於道光之元抑何早歟余與許仁山閣學應敏齋廉訪皆是科中式者是歲也三人者年皆二十四蓋皆生於道光元年也許生於七月應生於十月余生於十二月當魏夢

觀天榜時余三人皆未生不知天榜中有余三人名姓  
否若無之則此榜爲不全若有之則世間尙無此人安  
得遽列之於榜乎且余生至六歲先大夫始命余名  
曰森後又改今名名且未定而鬼神安得而豫知之是  
不可思議矣

說文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余謂人之無左右二臂  
者亦甚尠見古人何必特製此二字據左傳授師子焉  
以伐隨是子爲兵器疑子亦兵器也其說詳見第一樓  
叢書六之四乃大兒婦樊言昔年隨父宦游中州見某  
宦家一妹貌甚美而無左右臂問之言天生如此非斷

折也此女飲食便溺一切須人冬日衣厚尙不甚覺至  
夏日則紗縠之衣望之了了兩袖中空洞無物殊不可  
看故此女夏則避匿不出雖親串罕見也聞其兄嫂甚  
賢以此女不能出事尊章又不忍以空閨終老擬招一  
寒士於家以爲之壻後亦未知果否此女乃真兼子子  
二形矣

河南孟縣民某甲篤信神仙修鍊之術事呂仙甚虔常  
以不得一見爲恨一日獨遊於西嶺湯王廟徘徊瞻眺  
冀有所遇忽有人負衣囊怱怱而至視之乃素識之某  
乙黎園中脚色也問甲曰君何所思豈又思見呂仙乎

呂仙在天上安可得見無已吾爲君扮一呂仙可乎

說文

扮讀若扮然廣韻三十一禡有扮字訓打扮音哺切切則此語亦古矣

乃解衣囊出冠服

服之星冠霓衣背負長劍手執麈尾曰君視吾似呂仙否曰甚似乙曰然則呂仙亦不過如此求見奚爲此去十許里有某村方演劇待吾登場吾去矣乃解所服佩仍實囊中負之而去甲惘然久之因亦徐行至某村將覩優則寂無所見問之村人皆言無其事甚怪之他日又與某乙遇問何誑我乙言是日我初未遇君何誑之有乃悟所遇真呂仙失之交臂矣

孟縣城西門外有古冢不知其爲何代何人也冢上有

槐樹三俗呼曰三槐墳舊時能以器物假人凡人閒有

吉凶之事需用器物大而棹椅小而盤子盂子之類

慶子均見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先一日焚香燭紙錢北海壇祭器碑今作碟誤當作盂

禱於墳次日卽陳列於墳前任人取用矣後假者往往

久而不歸於是禱之不應余按續耳談載濟源縣北海

廟通人假貸欲假金者禱於神而以琰決之神許則以

券投祠前池中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如期具子本祭

謝而投之金沒而原券浮出夫神與人通假貸已屬可

怪至冢中所有不過明器之類烏得有生人服用之物

更不可解矣



孟縣民李某夜行爲羣鬼所黽懼甚望見前途有燈光趨赴之則小屋三間中有一女子謂之曰君如畏鬼可止宿此門外卽無傷矣男女有別不敢請入室也李從之遂卧於地女又謂之曰至曉君當早行詰朝有事幸毋相援及天明視之在一小家之側並無房屋俄而有數人來發冢昇其棺去問之曰棺中乃某氏處女未嫁而死今其父母用嫁殤之法與某氏子爲冥婚故遷其棺與合葬也李乃悟詰朝有事之說感其與已有恩買紙錢焚與之

孟縣城西南路有溝三道卽名其地曰三道溝昔有人

微醉夜行入於溝中見有洞門半啓入之則有燈闔然垂欲滅矣其人隨手挑之燈光復明顧視燈後有銀一錠懷之歸及家視之上有字曰挑燈銀五十兩以上孟縣事三則皆余門下士宋伯言恒坊所說宋卽孟縣人余於咸豐七年取入學者也

有人於冬日飲酒大醉歸家行至半途蹶然而倒里長過而見之以爲死也乃使其徒二人守之而自入城聞於官其夜大雪守者寒甚乃以蘆席覆屍而自就復穴中宿夜半醉者忽醒卽起歸其家守者回失屍懼爲官所責因念某家男子死甫數日其瘞處相距不遠乃發

言一  
而取之負以歸仍覆以蘆席而守之明日官來驗屍醉者聞之知其爲已來也請官自陳言實未死昨偶醉卧耳官曰然則屍何來以問守者守者不能隱言其實官驗之則屍髮際實有傷痕因拘其婦至問夫死狀則固與人有私而殺其夫者也乃論婦如律

有男負其甥錢二十萬者自言無力償之死則爲牛以償耳已而其舅死甥家卽於是日生一犢甥知其爲舅也不以常牛畜之每出遊必與俱一日途遇一叟負盆盎之屬而鬻於市牛誤觸之碎其盆盎叟怒撻牛甥急叱之曰此吾舅也願勿撻吾當償翁盆盎叟異其言問之

告以故叟曰若舅爲誰告以姓名叟曰此人在日吾負其錢若干未有以償也今計盆盎之值適如其數吾償了矣欣然而去又一日遇重車陞輿號而求助甥不得已以牛助之既登重人謝曰君惠我甚厚可值錢二千也牛聞之長鳴而斃

有鄉民自城歸中路聞人呼聲如曰稍稍再聽之如故顧視無人甫行數武見地上有白金數十錠喜甚拾置錢囊負以行至一飯店飯甚飯焉探手於囊取錢覺其中蠕蠕然動視之則所拾白金悉化爲蛸蚪蟲矣大驚棄之窆閒歸與妻孥輩言其異或發視其囊則尙有一

蟲存焉傾而出之及凡鏗然視之眞白金也權之重三兩殆鬼神假手於人使負此金至飯店而此三兩者所以酬其稍稍之勞也稍稍北人語凡以物寄託人謂之稍稍以上三事皆宋伯言說未知亦孟縣事否

河南有一逆旅庭中植牡丹數十本花開具五色大如槃有挈眷屬過此者偶折一小朶爲其妻插鬢俄有血從花蒂流出沿妻面頰及於肩大驚知其有異仍綴花於枝用紙封裹之及夜忽見女子數十人聯袂而至交口詬詈曰傷吾妹矣攜一小女示之傷痕在頸紙封儼然其人知爲花神乃謹謝過且曰事山不知非有意相

犯幸而獲宥當書其事於牆壁間俾後來者知之則永無攀折之患矣諸女領之相攜俱去其人後亦無他惟其妻則血所沾濡之處皆生瘡痍經時始愈

竇應人某甲屠者也性吝嗇有母年七十矣思得肉食輒吝不與一日甲方鼓刀而屠母又向之乞肉甲怒曰雖斷吾指不與爾肉言已忽不自知奏刀素然一指斷焉痛絕仆地徐起裹創而歎曰此鬼神之警我不孝也自此悔過事母盡孝甘旨之奉無缺每出手以示人曰爲人子可不盡孝於父母乎視吾斷指可以鑒矣易有之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此屠之謂與

汪子餘杭州人其父宦游於蜀身後甚貧子餘又生而多病故自少失學讀書纔通句讀而已能畫花草亦不工也婚冠之年因循不娶遂無妻子其舅家乃唐樓姚氏憐而招至其家使課其幼子讀書子餘遂依姚氏以居初不言斷葷血然居姚氏十許年葷血之物從未見其一沾唇也無事輒入小室趺坐遇庚申日則坐終日不出姚氏常使一傭者伴之坐至丙夜傭見窗外一黑影大如席懼而從後戶出自此不復肯與偕然子餘固無恙也咸豐十年杭城初陷子餘實陷於城中從容乘閒走出仍從姚氏避難於石門之鄉閒一日忽自監沐

易新布衣向姚氏言別遂趺坐而逝年纔四十餘耳姚氏買棺殯之舁而寘諸野及亂平議遷葬之迷失其棺竟不可得余謂此子大似得道者觀其生死之際則可見矣其死也豈所謂尸解者歟傳記所載諸尸解者其棺或甚輕發視或僅存其衣或化爲一竹杖惜不得其棺而證之也

余舅氏仁和姚平泉先生光晉道光乙酉科舉人晚歲選授上虞縣教諭時年已七十七矣當其未官上虞也曾夢至一處四面山如壁立山上瀑布屈曲下流及至虞游仙姑洞恍如前所夢者詫曰吾前身豈山中老僧



言一  
歟後至八十一歲卒於官易簣之前一夕有紅燈自宅門入家人皆見之余曾撰先生家傳備載其事

拆字之術古謂之相字在宋則有謝石見何遠春渚紀聞在明則有張乘槎見銘績罪雪錄謝石事人多知之至張乘槎則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隨舉一字就機之所觸而斷吉凶今江湖間挾此技餬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習成口訣以應問者此豈能有中哉乾隆間蘇人有范時行者頗善此術曾至吾邑寓紫陽觀所言不煩而悉有意義每日以得錢六百爲率錢足則謝客寂坐有君平賣卜之風一營兵拈某字問終身休咎范

曰凡圍碁之子愈著愈多象碁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碁字非碁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碁子非圍碁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裝束是行伍中人乃象碁中所謂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後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宜外出方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縱爾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又有人拈一義字以問范問年若干其人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爾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可弗問矣又有人以風字問所孕爲男

爲女范曰移中閒虫字於右邊則似乎虺字詩曰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諸如此類甚多余幼時聞  
故老傳說今不能悉記姑書此三事庶范時行之名異  
時或與謝石張乘槎並傳也

吾邑有保濟侯戴公祠廟貌巍煥其後樓則奉侯之真  
身乾隆閒邑人徐氏請箕仙侯附箕而言邑有大災吾  
請於上帝願以身代之帝許我矣衆不省所謂惟傳神  
語以告人勸人修省是歲五月廟中火起延及後樓悉  
成灰燼侯之真身燬焉道士之屋在殿東偏相距不及  
一丈檐椽焦灼而竟無恙始悟神語益其歎異一邑聚

謀重建其廟閭中木商沈某以黃梲木至乍浦求售中有四株大可合抱或與諸價已有成議矣沈夢一人衣冠甚偉面有金光謂之曰此吾屋柱勿他售晨起甫與人言之而吾邑人適至問有大黃梲木乎曰有將焉用之以廟柱告沈悟見夢者卽戴侯也以木助之及廟成尚有餘貲因於廟後闢一園爲邑人游覽之所余幼時入廟見殿屋雄峻四柱甚大父老猶舉其事以告及咸豐之季邑遭兵火侯廟復燬亂後重建然園林之勝則未復舊觀也

邑人董樸齋居新市鎮家饒於貲其屋深邃內樓前後

各五閒童因眷口無多於前樓作臥室而空後樓以儲什物一夕聞後樓砵磅有聲猶不之異次夕則聞後樓語言嘈碎達旦不休天明童往視之甫上階聞內有人語曰居停主人來矣中扉頓啓一老翁出顏丹髮白衣冠偉然延童入內童素有膽氣知其妖也而不之懼入則几案雖童之故物而陳設一新几列鼎彝壁懸字畫架庋書籍地下厚藉氍毹棹椅之類皆覆以錦褥中縣珠鐙四纓絡爛然坐定翁自言姓鍾名紫霞陝之華陰人攜眷屬徧歷名區昨從虎邱來將游西湖并窮天台雁蕩之勝而山妻忽病暫借君樓停泊行李必有以相

報幸勿聞之外人辭氣溫雅藹然可親童敬諾之越一日復具衣冠通謁老翁使一童子獻茶餘無所見而樓上則譚護細語若有數十人者翁語童曰來而不往誠爲非禮然老夫世外人習於疏嬾不能報謂幸勿罪也自後童或無事輒往鍾所杯茗清談常至終日時亦置酒邀童飲酒次縱論今古經史百家如肉貫鼎每及南宋元明之事歷歷若親見至北宋以上則言其大概而已童偶叩以吉凶禍福則曰惠迪吉從逆凶理有固然毋煩推測也又善書寫扇面贈童一面臨蘭亭敘一面倣南宮潑墨山水童甚寶之時當初夏庭際荼蘼

盛開童之女名穎姑者年九歲矣獨往採花見美婦倚闌干立烏帕裹首紫衣而素裳一垂髫婢侍以手招女女不肯往婦自出攜女手遂從之入見老翁方危坐觀書笑謂女曰穎姑來可樓上坐及登樓上陳設視樓下更勝諸婢年皆十許歲呼婦爲夫人夫人寢室在東偏有一小女雙足纖小殆無其匹夫人曰此吾女也少於汝一歲汝宜妹之至西偏則一美少年坐而讀書夫人曰此吾子也汝宜兄之有頃一少婦自後房出夫人使女呼以嫂遂命嫂治點心食畢又以一盤盛食物命小婢送至庭中穎姑攜籃歸其母視之非藤非竹組織甚

工啟而視之則內盛蘋果四枚西涼紫蒲萄數百顆訝曰此地此時安有此物邪嗣後每得時物童輒命穎姑持餉其女而夫人亦常以異果奇花相報一日穎姑甫纏足已卽至鍾所不良能行夫人笑曰汝母不善纏足耳吾爲若纏之非但不痛且有捷效乃解其雙行纏以口呵氣其熱如蒸足骨柔軟約縑迫袜了無所苦一月之後纖小與鍾女不殊其母竊啟裏視之所滲非礬乃白糖也其少婦則教穎姑以鍼黹端午日製艾虎及綵縷貽之並極精妙殆非人工所能爲居半年餘童所見推翁與一僮而穎姑則翁之全家皆得見之童父女頻



如鍾所而翁與夫人則至庭中而止未嘗一詣前樓也  
童雖祕其事而僕媼輩不能無漏言里中多有知者人  
皆爲童危而童與翁益密其友徐瀆庵以剛直自負適  
自山東回語童曰子禍必矣家爲妖窟而尙以爲安乎  
童不應徐自與所善貝鍊師謀貝閉目默坐移時謂徐  
曰此狐也然非禍人者不久當自去無煩驅逐也無何  
有一道人黑面而虬鬚背負一劍過童氏之門語聞者  
曰汝家妖氣甚盛吾能除之無所求於主人但妖死我  
願得其皮耳時童適他出聞者不告於主母引道人自  
小弄而達於內道人卽於庭中右手仗劍向空畫符左

手持水一杯吸而噴之聞樓上語曰庭中演戲劇矣盍  
往觀乎俄而道人手中之劍自墜杯亦墮地而碎道人  
大驚若有以大杖敲其頭者踉蹌走出闕隨之奔蹶於  
闕傷其股樓上大笑江陰陳澹山者童之姻也素善五  
雷之法自蘇至杭道出新市因詣童童留之飯而徐亦  
至遂共飯焉徐向陳述其事童以目止之不可陳乃曰  
吾請嘗試之時夜將半陳命燃二燭篋中出五色紙人  
五按方位置於案畫符呵氣於其上正目視之不一瞬  
有頃紙人忽起立繞案而行行稍緩又呵以氣則行益  
加疾其聲隱隱如雷至五更陳曰妖已去矣以手擊案

紙人皆仆仍藏之篋中是夜童之內人聞後樓誼闕如初至時竊從後窗窺之見後樓上下皆紅光圍繞聞翁與夫人語曰本欲俟爾病愈而行今陳翁以真火相逼不可留矣惜不及與賢主人一別耳至五更聲乃絕黎明入視几榻如舊地無纖塵而所陳設則烏有矣几上一小篋啟之乃鍾翁留別書也情辭懇摯微有怨徐之言童讀之黯然外留定武不損本蘭亭一冊郭忠恕山水一幅以贈童者又白金五斤則賃屋之值也夫人留珊瑚簪一枝羊脂玉玦二枚明珠四顆碧霞寶石八塊贈穎姑爲嫁資澹山人室周視歎曰此狐爲我真火所

逼尙能從容而去其道力深矣幸其大道已成故其臨去不肯露惡狀不然吾非其敵也乃鑄鐵牌二面書硃符其上一釘於聽事一釘於後樓以防復至後竟寂然此事在乾隆初年邑人徐晦堂先生曾詳記其事余粗加序次而著於篇傳記所載狐居人家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有情有禮者也余尤歎其臨去有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之意斯狐也其狐而仙者與

貝鍊師不知其名居武康之高池有道術人皆尊之曰鍊師卽前所記徐瀉庵與謀童氏之妖者也時嘉興有鉅室吳姓者居北門外其屋歷二百餘年矣是年夏閒

久雨忽有黑物出於爨室長五六尺廣一尺許無頭面手足近之則寒氣逼人兼有冷水噴射中之者寒顫欲絕每陰雨則見清明則否有佃人趙某宿於其家吳氏之傭告知此事趙有拳勇不畏也夜適大雨趙與傭痛飲大醉俱至爨室伺之二更後是物果出兩人直前撲之忽冷水四射傭者倒地趙奮擊以拳若中絲絮者然而臂已斷矣大呼求救聞者奔集則是物已杳視傭則面白齟齬不能語趙則倒卧血中呻吟不輟久之始能言所見徧尋斷臂不可得後兩人雖皆不死而趙竟成廢人焉吳氏患之乃至武康請於貝鍊師貝曰此物

僅能於陰雨及夜間見形氣候尚淺除之不難乃書一符使其徒持以往卽焚於竈前忽天色驟晦巨雷繞屋而轉屋中諸物皆岌岌震動俄辟厯一聲硝磺之氣滿室人有眩仆者而天卽晴霽周視諸物悉如其舊惟有一大缸可容十餘石者未埋地中爲雷拔起碎爲數十塊視其下清水澄渌有巨蚌卧其中其屬修與前所見物等業已斷而爲二趙臂卽在其旁吳氏曰此缸埋自前明貯以濁水經宿則清而且甘用以烹茶極佳舉家寶之不知有怪物潛藏其下也乃以炭火鍛蚌成灰棄之北麓橋下而歸斷臂於趙

歸安德清石門三邑之交有古墓焉背田面河廣可二畝餘規模雖頗宏敞而兆域久湮宰木亦盡惟河邊華表猶存羊虎辟邪之類皆倒於地翁仲仆者五其一尙垂紳端笏獨立荒煙蔓草中然陷於土者將半矣旣無碑誌可稽亦從無祭掃者不知爲誰氏之塋也有侵其墓傍地者往往得禍故相戒莫敢犯附近居民每見有青衣人往來墓域則是日河中必有溺死者溺人無論肥瘠一經滅頂雖卽時拯起皮骨僅存若枯腊然於是人皆遠徙遂成荒墟墓南里許爲某村有孫姓者其妻攜女往母家舟過墓前忽一青色手自水出大如箕攬

其女入水去驚而救之則已死矣孫恨甚築土壅流而掘之至數尺無所見又年餘孫之次子與一傭者各負鄣斫草將歸矣驟雨忽至見河中一人以竹篙撐木簰而過其子私計由簰渡河而南不及一里卽至家矣乃許持篙者以錢而登簰焉簰小止容一人故傭者仍沿河岸行行數武回顧之見人與木俱沒於水矣急告其家孫率家眾飛棹而至鉤撈水中僅得其子之屍而撐簰者不知所之咸以爲妖鬼所幻化也孫益憤怒募術士治之一道人來應募爲壇於河之南岸方施敕勒有暴風自北而至一青衣人隨風徑撲道人道人不能支



爲其所壓青衣人倏不見風亦尋止眾視道人則已扁

矣扁音補典反見後漢書東夷傳流血殷然告於官而瘞之時烏程南

潯鎮有道士周靜涵者道行甚高孫往求之周閉目移

時謂孫曰此物修鍊千年吾非其敵須召天神爲助雖

幸勝之吾亦將不免不可往也孫固請之周不得已而

往亦爲壇於南岸甫焚一符暴風又起青衣人見於前

曰吾大道垂成須得生人氣血以助之故溺人於河取

其氣血然所溺皆應死之人非吾故戕其生也與汝何

與而見偈迫周令其遠去青衣人曰吾道尙未成去將

焉往周苦勸之不聽周乃向空書符以水噴之青衣人

笑曰汝修止三世不滿四百年安能治我徑前撲之周  
執令牌危坐青衣人不敢近而退周亦下壇如孫氏命  
掃除一室凝神靜坐於其中者九日復至壇所焚符而  
天神降青衣人出將與神敵神發巨雷聲振原野火隨  
雷出其光燭天青衣人不支而遁周擲劍中其首神向  
周拱手入雲際遂不復見村人其見空中一物隨劍  
墮於河干就而視之乃石人之半面也渡河至墓域則  
獨立之翁仲其右面爲劍斫去血流至地附以河干之  
半面正相脗合周書符於其胸背命眾掘起而碎之村  
人并碎其卧者而鍛爲灰自是墓前無復怪異周謂眾

曰此物再潛養五甲子大道成矣惜其欲速遂至於此  
深可憫也眾送周歸南潯甫入門見一人衣冠形狀與  
周無異自外而入眾皆見之周曰吾元神將散矣取鹽  
湯飲之其人遂與周合爲一後周遂多病自處分身後  
事臨終謂其徒曰吾爲虛名所累致損元功爾等宜閉  
戶自修毋預外事也遂坐而化此亦出徐晦堂先生所  
記其事當在乾隆初年余考之汪謝城廣文所撰南潯  
志周靜涵名科耀一名道昱嘉興人習青符五雷法初  
居武康之升元觀後住南潯廣惠宮著有補閒吟草四

吾邑乾元寺在吳羗山之麓背山而面河隔河則縣城環峙若屏障然門前有大道然地僻山空過者絕少邑人某君與其友讀書寺中其友喜習陰符奇遁之術某恒非笑之友嘗於月夜啟匣出一劍長二尺餘晶瑩奪目持而舞於樹下覺空中有細物簌簌落地上舞畢抬視之乃樹之細枝也修短若一某異之欲把其劍友曰劍有神光觸之恐不利於君仍匣之而寢一日薄暮散步於三門外友笑謂某曰君常笑我讀奇門書盍一觀我技乎乃中立於路畫地作圈徑可丈餘取瓦石數十塊分而爲八排列圈外坐而俟之少頃有一人衣白衣

荷糖擔手執小鑼而來走入圈中其人素所識也友曰  
殆矣此人將蹶言未竟果觸石而顛碎其所齎且傷於  
膝坐地良久乃去某問故曰吾所布者武侯八門陣也  
今日支干皆火而其所衣所持悉屬金且入驚門出  
傷門能無蹶乎翼日某又請爲之布置未已忽聞對岸  
有人從城上厲聲呼其友姓名曰汝又在此惡作劇乎  
友遽伏地叩頭曰不敢不敢聞其聲似秦人也遙望之  
其人頰面而目甚大餘爲雉堞所蔽且相距甚遠不甚  
了了須臾便去某扶其友起面色如死灰戰慄不已問  
之但曰我師也詰其姓名不告後其友旋辭去終莫知

其師爲誰也

紹興昌安門外某村有張世昌者賈於外恒累月不歸家中惟老母魏氏與妻同居妻與母固姑姪也亦甚相得姑病思食鷄婦殺鷄烹之偶取一臠嘗其旨否姑適呼婦婦未及咽而欲應聲不能出氣塞而蹶姑頻呼不應強起視之則已死矣時方盛夏疑其中暑治之不蘇以母家相距百里酷暑不能待乃邀集鄰比買棺斂之又以家無停棺之所舛而寘之祖墳之側距其家五六十里矣而婦實未死棺行搖動其氣復轉至夜而蘇覺身在棺中悶不可耐幸棺甚薄足蹶手抃竟破之而出茫

茫四野不知爲何處坐棺側而泣有菩提庵僧曰獨修者與傭工馬四索逋而歸經由其地聞泣聲而問之婦以實告僧見婦有色詭曰吾歸必由汝村盍從我行我挈汝歸婦諾之行里許至一村則馬四之兄馬二家也馬四亦喻其意而思獨據婦乃謂僧曰此婦死而復生宜得糜粥調養我與師亦飢矣請至吾兄家小坐略進飲食僧從其言而是夜馬二與婦均往婦家中聞其無人馬四固知之及門挾鎖筒而入鄰人聞聲以爲馬二夫婦夜歸不問也馬四漸米漑鬻使僧執爨潛取析薪之斧猛擊僧頭斃之卽謂婦曰汝從我乎不從者亦

血吾斧婦懼從之乃席捲其兄之所有挾婦以逃次日馬二歸見狀聞於官而獨修之徒知師被殺馬四不回亦控於官請捕馬四久之不獲張世昌之妻父魏翁聞女暴卒馳至棺所則無屍矣亦控於官官詣視罔測其故命役緝訪而已及張世昌歸以妻死屍亡再四尋求將及一年殊無蹤跡李茂元者其素與同賈者也是歲秋仍邀世昌同行世昌以母病辭茂元獨行至台州寧海縣城外見一家有婦出汲視之世昌妻也詢之其鄰知爲縣中捕役許保賢之家遽歸告世昌世昌乃詣縣請自任緝訪之役官判公牘與之世昌與茂元偕妻父



魏翁同至甯海伺婦出拉以赴官并出公牘爲據官問婦婦直言前事蓋馬四挾婦至天台又由天台轉至甯海費用乏絕投許保賢家爲傭許豔婦欲私之婦不可乃與馬四俱出捕賊數日許獨歸謂婦曰馬四死於水矣婦知有變未敢言也其夜裸婦而縛之與淫焉婦不得拒遂受其汚已數月矣官執許保賢問馬四死狀初不言刑之始言誘與外出而斃以斧官驗馬四之屍傷痕宛然乃論許保賢如律而歸婦於本夫世昌以婦遭汚辱實爲強暴所迫告於母而收之復爲夫婦如初異哉小家一婦微有妾首三人爲之并命佛言慎勿與色

會色會卽禍生豈不信夫又馬四之殺獨修以斧而許  
保賢之殺馬四亦以斧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  
更相殺亦可畏矣

廣西南甯府稅關前有旗竿二某年秋閒居民望見旗  
竿斗中焱焱有光每夜皆然已月餘矣一日大雨如傾  
雷火下擊旗竿而斗中有赤光上衝雷遇之輒引去如  
是三四忽辟厯一聲屋瓦皆震赤光頓息雨亦尋止守  
關者仰望斗中若有物然緣竿而上見其中蟠一蜈蚣  
長可三尺赤黑斑斕已爲雷火所斃眾皆駭異乃出而  
縣之竹竿以示觀者關吏之庖人曰李元敏於是夜出

戶便旋見蜈蚣頭中有光高丈許知其有寶竊斫破之  
得一珠大如龍眼李匿其珠棄蜈蚣於水次日人不見  
蜈蚣疑其復活而去亦無窮究其事者李以珠置暗室  
中可以代燈甚寶之其妻偶出珠把玩而鄰婦適至懼  
其見也納諸口中少選吐出而徧身發熱手足紅腫知  
中其毒急研雄黃服之浹旬始愈李持珠至廣州求售  
西洋人見之曰此蜈蚣珠也人或爲毒蛇所噬以此珠  
熨傷處毒水湧出卽時平復佩之可辟蛇虺惟不可近  
口鼻耳瓊州大賈聞之買以千金問所用曰吾州五指  
山中多產奇藍香而惡蛇毒虺甚多人不敢入今持此

珠往則蛇虺遠避所獲不貲矣欣然囊珠而去李得金歸家遂小康此與上二事亦徐晦堂先生所記當亦在乾隆閒宋洪景廬夷堅丁志載鄭生夫婦等八事云皆董堅老相授故皆遠年事此亦同之也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攻洛陽澄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臘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錢辛楣先生謂此後世圓光之術所自始然則圓光亦釋氏呪術之一端也近世挾是術者多不甚驗大兒婦樊言在母家時其第六嫂劉氏忽病狂

易僕媼輩薦一圓光者延之至先潔除一室於棹上置  
大栲栳一具滿盛米麥中安一鏡四旁徧插小旗幟及  
箭乃於其前燃一燈膏盛燈明光彩耀目令三童子正  
目視之有見則以告童子先見一大門圓如規門中室  
宇深邃有一白鬚老翁在其內老翁所至童子輒能見  
之見其由堂入室周歷房闥望之了然無有遮礙俄而  
有一物四足而毛大如羊豕老翁執之納一大缸中術  
者先藏一小瓶於棹下聞童子言至此卽以紙封瓶口  
曰已得之矣於是諸象悉隱術者曰病者所苦今已除  
去不日卽愈如不見信請以一事爲驗乃又於棹下藏

一物使童子視光中何所有童子曰吾見有大錢二大如車輪一字而一幕發視所藏果錢二文一字一幕也術者曰吾術不妄卽此可見矣樊氏厚贈之不受曰受人一錢吾術卽敗矣已而劉病果愈問其得病之由曰吾見一貓跳入室中卽時迷惘然則光中所見四足而毛者卽是物矣

秦膚兩言七八歲時其族父芝庭家失金釧一雙不知竊者爲誰時有揚州人王姓者善圓光乃延之至於室中設香案翦素紙廣長各二尺許蒙覆一器上爲四方之形其人向之誦呪復以清水嚙之又時時取鑪中所

焚之香挹其煙氣令著紙上如是四五次遂呼童男女  
數輩使諦視之膚兩亦與焉紙之左畔見諸神象或袍  
帶而秉笏或甲冑而執戈無慮百餘人鬚眉畢見其在  
後者僅露其首而已紙之右畔有屋宇之象卽其族父  
家也族父坐臥室中於燈下作書幼孫女旁立而觀有  
一婦人在內竊釧藏懷中一一若繪此婦舊嘗傭於其  
家恒往來者也窮究之果其所竊回思曩夜情事無一  
不合其技亦神矣

生而有文在手自古有之今不多見唐棲姚氏生一子  
有文在手曰升此子聰慧異常兒讀書過目成誦卽他

技藝畧一研尋無不精妙咸以英物目之乃年甫弱冠以諸生終苗而不秀鄉里惜焉然其人亦必有宿根者與

唐西姚氏一婦賢而且才實筦家政春秋魚菽之祭皆此婦尸之每祭前一日必夢一婦人向之歛衽曰我馬氏也凡遇祭祀雖與諸尊屬俱來止能侍立於旁而不得食幸娘子哀憐爲設杯箸於末坐且祝曰馬氏坐此則我得與矣寤而不知馬氏爲何人徧訪之姚氏諸長老始知姚氏之先有賤妾馬氏無所出家祭不及焉乃如其言設杯箸且祝曰馬姨娘坐此至今循之傳稱鬼



猶求食豈不信夫

河南中牟縣有老孝廉郭蘭可者其始生時父適假寐夢有人報曰某科二十一名舉人郭蘭可及寤而家人以生子告乃卽以蘭可名之後果於是科中式名次悉符然則科名洵由前定矣又孟縣諸生有劉藜照者於某年鄉試之前夢觀榜有其姓名大喜以爲必中矣是科榜出果有劉藜照然非孟縣人也此則鬼神以其姓名相同聊以爲戲耳

汴梁城南朱仙鎮有岳忠武廟廟前有鐵鑄秦檜夫婦跪像與吾浙西湖岳墳同凡負販之人至其地者必批

秦檜之頰而摩王氏之乳謂不如是則是日衙鬻市塵不能獲利歲月旣久頰與乳光澤可鑑有秦氏家於廟側恥之乘夜負鐵像投於河中至次日而二像仍在水面浮而不沈眾人環觀無不駭異仍舁置廟前焉

趙州城北有石獅一滿頭有油污之痕雨淋日炙而不能去相傳其初曾幻爲一少年入民舍戲其婦婦適夜績卽取燈油澆其頭獅反身而遁走至中道而鷄已鳴遂不能還故處至今蹲踞大道之旁焉以上二事並宋伯言說

奉化潘某幼貧妻長爲縣吏遂以起家蓄一婢遇之虐

婢自經死遂藁葬於野歲餘潘經其地見有煙氣自其  
冢出就視之聞婢語曰且勿行我與俱歸大怖奔還其  
家而鬼亦隨至空中聞詬詈聲俄火發於竿救之甫滅  
而他處又焚奔救不遑有親串來省視曰何物鬼魅白  
晝爲祟言未已一巨石自空墜幾中其顱乃逃去如是  
者四五年潘氏之人死亡相踵存者寥寥貲產亦盡  
蕭山某甲家貧無以爲生乃交結吏胥把持詞訟貲產  
日以饒裕而作惡彌甚中年後淫虐幾無人理忽一日  
暴卒未幾復蘇自言冥司謂罪已盈貫必置於法但恐  
人間不信爲惡之報故暫令回生二年使人觀我受種

種僇辱以警世人見有鬼役數十挾持我不能自主也  
言訖卽趨出跪於通衢大呼曰我作惡人也諸君看我  
苦否我曾作某語今當批頰乃自側面以受刑輔頰紅  
腫口中流血又曰我曾爲某事今當笞臀卽褫衣而受  
笞附近之人止聞其呼晷而一二里外則敲扑之聲清  
脆可聽受一刑畢輒曰苦苦諸君見否如是者每日皆  
然周歷城廂徧身血肉糜爛滿一年竟斃於路

紙牌之戲本於唐宋人葉子格而葉子又本於骰子說  
見歐陽公歸田錄今紙牌中有紅點黑點殆卽葉子格  
中紅鶴阜鶴之遺乎近世紙牌盛行閭閻亦有行之者

余親串中一婦病久譴語輒曰二五來矣么六來矣緣  
我牀壓我被爾曹何不爲我捉去所云二五么六皆紙  
牌名目也上二下五曰二五上一下六曰么六此婦生  
平從不爲紙牌之戲侍疾者異之初猶不以爲意而婦  
數數言之乃大索其室中無所得已而於樓上一破簍  
中得紙牌數十葉多年不用塵灰滿矣疑此物爲祟取  
而焚之婦果不復言蓋紙牌常在人手中沾人手澤故  
歲久或通靈也

義烏城北隅有樓氏廢園名槐園地甚幽僻頗擅泉石  
花木之勝而素傳有鬼無敢居者咸豐庚午夏傅君錫

蕃欲假其地避暑主人以有鬼告傅曰固知之非所畏也主人乃掃除一室置榻其中傅獨坐至二更月色皎然了無所見將就枕矣忽一叟從屋隅出傅揖之曰君其鬼乎曰然來此何爲叟曰此前朝墓地葬此者非止僕一人但鬼之於人亦以氣類相聚以君文士故敢一見乃坐而與言其言明季事甚悉臨去指園中花木曰彈指間又成荆棘也時粵寇果大至槐園爲墟未被兵傳不以爲信未幾寇果大至槐園爲墟

義烏人陳某邑諸生也嘗送所親馮氏之葬旣至其地馮氏甫窆掘至五尺餘忽見古甗又二尺餘而甗槩見

言一  
工匠輩僉謂宜別治一穴地師執不可陳亦從而附和  
之馮氏之人曰如舊槨何陳曰此中骸骨一無所存且  
無碑誌可考是遠代不知誰何之墓復何顧惜拍而去  
之可也馮氏從其言陳既送葬而歸遂發病謂其子曰  
吾坐馮氏事死矣地師亦不得活三日之中陳與地師  
相繼死惟馮氏無恙然自葬後其家亦日落矣

河南孟縣宋君夢蘭字香谷同治壬戌廷士以知縣分  
發甘肅奉檄至涼州適回民爲亂城陷死焉家中尙未  
得信其族子寬夫素與同學甚相得忽夢其行袍行裳  
如軍營裝束行袍卽跌襟袍行裳俗名戰裙並見會典攜一卷書而讀讀已

泣曰我已爲泉下人矣寬夫瞿然而寤明日果得凶問  
又浙江義烏人陳君談者失言其名曾爲分水訓導後  
死於家其子時在省城偶晝寢夢其父自外至顏色慘  
淡子迎問之其父曰汝尙不返乎喚汝者行且至矣子  
欲問其詳適報家中有急足至急起問故乃知其父死  
矣蓋死者之靈與赴者俱至與九卷中所記朱觀察長  
大令事正相類

咸豐庚申浙江省城失守時何子敬觀察紹祺以事至  
蘇其眷屬留杭州恭人陳氏聞變語其家人曰主已外  
出吾曹無可求生何氏湘南名族長幼男女義不爲賊



所辱乃縛其幼子慶銖慶熙沈之於池自與姻家一婦  
朱氏者引繩同縊會江南援兵至不五日而復省城家  
人亟往視之則二子以水淺未死恭人與朱並懸於梁  
朱氣絕而恭人竟以救得蘇自云縊後一無所苦第見  
有兩紅燈在前若相導者惘惘從之行不知所行爲何  
地俄而復見天日則已醒矣後歸原籍以壽終夫縊至  
數日仍得不死此事誠屬罕聞或曰恭人從容就義節  
烈可嘉宜爲神鬼護持然亂離之世舍生取義視死如  
歸者夫豈乏人何鬼神之獨厚於恭人邪聞其平日禮  
佛誦經寒暑無間大難不死或由於此太平廣記中報

應一門以崇經像得福報者凡五卷不得概以爲誣妄也

杭州鄭譜香都轉初應禮闈試曾主同鄉魏部郎家其家故有狐譜香之未至也狐適逐去舊塾師而使以譜香代之部郎曰其人尙未至狐言某日必來已而譜香果以是日至乃從狐議定焉入書舍則四壁皆糊以新紙而蠅頭小字滿其上襍錄詩文殊無條理館人曰昨暮猶未見有此也譜香知狐所爲微哂而出於他舍小坐忽一淡巴菰筒破窗而入其聲甚厲此筒乃譜香遺在書舍中者取視則上繫一紙書大旨謂何以輕我乃

亦書數語答之甫擱筆而覆書已裏小石投入捷速如此宜其一夕之中書滿四壁也讀之語意仍不馴知不可以理論遂不復答未久辭魏而他就焉譜香言此狐亦有不可及者部郎一幼子初學爲時文甫作小講其文甚劣幾不可讀狐爲易七八字居然成文真諺所謂點鐵成金者也又歲杪部郎有故人告貸數十金堅卻之曰亡矣忽砰然一囊墜其前白金滿焉大書其上曰此非蒙古兒乎部郎大慙後未數年部郎卒家屬相踵而亡狐蓋乘其衰氣而侮之余聞之杜微舫云

苑平許姓者偶烹一魚已熟而食之矣置其頭於器中

至夜有光一點熒熒如明星持近燈燈爲之滅家人異焉剖而視之得珠一顆魚珠不足怪熱而猶能吐光且有滅燈之異則可怪矣長洲朱我齋實親見之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

曲園居士

吳縣太傅潘文恭公之仲子星齋侍郎曾瑩與陸夫人  
於光緒四年三月三日同日而卒夫人歿於丑時侍郎  
歿於巳時海內異之而文恭公之冢孫東園邵郎儀鳳  
於光緒二年二月十九日卒其配胡淑人於光緒六年  
六月十九日卒年皆五十有一世傳二月十九爲觀世  
音菩薩生日六月十九則其成佛之日也意其夫婦二  
人亦皆有宿根者與

元和顧子山觀察於光緒庚辰歲行年七十偶獲一龜

長身細腰下豐上殺形如胡盧賓客傳觀歎以爲壽徵也觀察名之曰大吉龜賦詩以張之并屬善畫者摹其正反側三形索同人題詠余亦爲賦五言古詩一章按太平御覽水族部載晉義熙中有黟縣吏入山採薪得二龜有兩樹聯生以龜側置樹間後經十一年復入山見一龜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又夷堅志吳德卿綠毛龜一條載秀州市民社曾有一龜若藥瓢然詢其人云自始得時以鐵束其腰背故如此此龜殆必其類乎然亦罕覩矣

鎮江有一小家止一母一女一子子學賣於市肆適有蘇州吳縣人某甲亦在彼學賣與其子相識遂得識其母時往來其家并其女亦朝夕見焉其女許嫁一書生貧甚不能娶而其年長矣某甲與其母謀言於婿氏請絕其婚婿氏竟許之某甲因自媒焉既有成言矣而某甲之母執不可乃不果未幾女歸於他族而所適者亦甚貧且夫婦不相得女甚以爲恨越數歲而前所絕婚之書生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女聞之大悔雉經而死時某甲已歸姑蘇忽大病自言女死後訟已於鎮江府城隍以其爲吳縣人也由鎮江府城隍咨蘇州府城隍復

由蘇州府城隍劉吳縣城隍遣吏卒逮問今不得免矣  
數日竟死其死在光緒庚辰歲度其事之緣起亦必在  
同治光緒間談者失其姓名并此女前所許嫁之書生  
亦不知何人然其事則皆云實有之也夫破人婚姻已  
不可況毀人以自成乎甲死宜矣至地下主者各有疆  
域簿書期會一如人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其  
知此也夫

閩中陳生諱晉諱其名自幼佻達習作狎邪遊而其父  
督之嚴始稍稍向學然其心固常在舞衫歌扇間也一  
歲上巳之日父適他出乃託他事紿其師私至郊外踏



青狎鳥撩花忘路遠近忽聞簫鼓之聲問之途人曰前  
村演劇也卽往觀之笙歌如沸士女如雲游目騁懷樂  
而忘返未幾夕陽在山矣頓悟身在郊外城門將閉懼  
不能歸乃遵舊路而回行未及半忽見路旁隘巷中有  
綠衣女子從一小婢緩步而行小腰秀頸楚楚可人生  
念野外焉得有此佳麗然愛其美亦不疑也施行從之  
俄至一甲第而入生徘徊門外暮色蒼然私計不及入  
城不如且謀寄宿或有佳遇乃叩門以求宿告婢出諸  
之導以入則珠簾繡幕中絳蠟高烧綠衣女已待於堂  
矣生問姓氏笑而不答命置酒待客雕盤綺食頗極豐

腴又命婢歌以侑酒酒闌燭灺相攜入室紅羅複帳鴛  
被蛩毼春夢香甜不知東方之既白忽燁爆有聲火光  
焱焱照耀窗櫺疑爲失火推枕而起則天已大明而玉  
骨冰肌儼然在抱審視之乃枯骸一具也驚起四顧則  
屋宇帷幙了無所覩獨立墟墓間墓旁故有燒瓦之窰  
窰破故火光迸射也生知遇鬼奔還其家俄而大病因  
與家人言所遇咸以爲慮而臥病月餘竟愈於是盡滌  
邪念下帷苦讀卒成進士入詞林焉

張仙槎習申韓家言游於閩中咸豐初就閩縣令張芹  
香之館會芹香受代而仙槎猶居署中一夕至三更甫

就枕忽見有一人來至牀前其人戴雨縵涼帽如公門中裝束問來此何事以勸捐對仙槎曰吾儕橐筆依人每歲所得亦甚微薄其能捐乎二人曰固知汝不我信也明日當持憑據來遂不見甚異之次日至丙夜果見二人又與一人俱來持薄書示之曰此非憑據乎仙槎視之則皆已平日所擬訟牒中批語也其旁或注可字或注不可字問其故答曰可者應如此辦不可者卽屬錯誤應入犁舌地獄仙槎曰吾輩所擬批語不過酌理衡情初無成見卽有錯誤亦屬公過何有如此重罪其人曰我亦不知但汝能捐輸或可減罪仙槎許捐錢一

千文其人少之增至七千乃首肯且曰汝勿食言明日  
當先以實收來及明日三人者又以是時至出一紙黏  
著帳上曰實收在此言已卽去仙槎視之其上大書張  
仙槎捐錢七千文八字有朱印甚鮮明諦視無有矐矐  
間又了了在目終夜轉展不能成寐及旦以語友人友  
人勸之云既有此異宜以七千錢買黃白紙錢至曠野  
焚之仙槎從其言後亦無他異哉冥中亦如陽間有捐  
輸之例乎此鬼挾人短長以相恐獨得錢七千欣然而  
去恐此朱印實收亦不甚可恃矣

福建南安縣太學生陳良光之母年近九十矣道光戊

申年臘月下旬忽告其子曰明年我欲燒天香然爲期太迫恐不及矣其子曰有何不及母曰非汝所知也燒天香者泉州之俗以正月初九爲天生日前後各三日焚香禮天神謂之燒天香至次年正月初五日母命其子婦燂湯沐浴浴竟易潔衣端坐而逝俄張目四顧衆人環問有何事未了不答其子請曰豈以天香未燒乎曰然子曰當卽爲料理乃悉依俗例買香燭等物於初六日平明焚之至母前告曰天香已燒矣應曰好仍閉目而逝

杭州沈子麟大令之父於道光某年夏間有舊識之木

匠來見漫問之曰無恙乎匠曰幾不獲相見矣問何故  
匠曰今年春間在嘉興爲人造屋忽覺胸次煩懣恍惚  
聞人語曰將腹剖開卽舒暢矣因將所用鑿鑿自剖其  
腹又聞人語曰錯矣頓覺身輕如羽俄頃便還杭城既  
至家中并舊時相識之家一一皆到翁家中我亦曾來  
也已而仍回嘉興至向所營造之處見一人臥版上眾  
人圍繞之因亦進而觀焉不覺與臥者合爲一大聲呼  
痛眾皆曰生矣生矣始悟無故自剖其腹據人云死已  
半日矣腸亦流出主人召瘍醫納其腸用藥線縫其傷  
口醫云尚可不死數日後痛稍止略進糜粥主人使其

徒送之還杭今既數月創已全愈仍欲至嘉興料理工  
作故來一見也沈翁大異之發其衣創痕猶存然膚革  
充盈面目腴潤轉勝於其舊也

閩人廖三者故家子弟也以其行三故人以三爺呼之  
貌魁梧而性敏悟凡藝事一學卽精生平剛直好義不  
喜讀書自幼時卽喜習拳勇爲投石超距之戲及成童  
以趨卞橫里中嘗語人曰大丈夫當效班定遠立功萬  
里外焉事章句爲是時 國家方以兵屯守臺灣後山  
兼謀開墾厯數年役未竣而士卒之以瘴癘死者相踵  
也廖三志在立功不以水土惡毒爲意因赴某總兵軍

中投効總兵委以夜巡之役火伴或語之曰子行夜不  
畏鬼邪廖曰我有劍在何鬼之畏火伴壯之是夜廖隻  
身巡視營壘忽見二鬼自林中出尾其後廖以劍擊之  
鬼遂滅逾時陰風凜然又見前有一奇鬼敦腴血拇殊  
可駭異廖拔劍待之須臾鬼至曰三爺我非來角勝乃  
來相請耳言畢不見廖歸疑不成寐已而倦極恍惚夢  
至一處廟宇宏敞有神坐殿上問曰爾是廖三爺邪曰  
然神曰若來甚好有一事非若不可當以相屬廖醒遂  
發寒熱自知不起踰月果卒於臺灣未竟其用聞者惜  
焉



福建建甯府有一舊宅時建安令鮑君卒於官其眷屬  
賃是屋以居樓故有狐未之知也鮑妻居樓上往往無  
雨而屋漏又所用什物巨輒易其慮畏而遷居於下其  
子少年負氣曰我何畏彼哉遂居之天明猶臥未起覺  
有奇臭視之則被有結縢之痕發怒謾罵則具詰甚俄  
而已身亦臭偏視不見後方知其髮上皆糞也於是家  
人咸集遷其子下樓鮑君之弟焚香祝之曰我等罹死  
喪之戚暫住於此苟有失禮當蒙見原今空此樓供奉  
香火幸勿相黷祝後寂然天下事可以埋勝而不可以  
氣力爭類如此也

湖北咸甯縣劉氏一婦年近百齡而情性與孩童無異  
每日晨起家人爲之簪花敷粉衣以紅紫豔色之衣則  
終日笑除其子及長孫一人外餘皆不之識苟欲告之  
則必舉其祖若父之乳名曰此某人之子某人之孫乃  
始笑而頷之如此媼者殆亦近於鵲巢中小兒者與  
江西南康縣鄉間有方貢生者失其名世以耕讀爲業  
家頗小康偶傭一童子使牧牛童子乳名毛狗其始來  
也有一小人與之俱長僅尺餘時見時不見久之而小  
人日益多昏黑樵突不勝其擾或詈罵之輒躍起批人  
頰雖於貢生不敢犯然呵責之亦不聽也如是十四年

聚至百餘之多器用爲其損壞飲食爲其汙穢甚或煙  
氣縷縷出自箚中發視則所貯之衣皆燒成小孔以千  
百計舉家厭苦延僧道禳之則僧道悉被箠擊流血被  
面而去或使人訴之眞人府使者甫出門輒迷惘不能  
行一步貢生憂之而無如何至道光丁酉歲貢生於元  
旦黎明集其子弟語之曰我夢見天榜今科江西解元  
卽我也子弟中亦有數人中式者我不敢泄爾曹宜各  
努力我亦自勉乃日夜督責其子弟溫習舉業貢生以  
身先之六月旣望躬率子弟赴省城應試旣至又語子  
弟曰試期尚早我有一老友舉業家斲輪老手也距此

不遠汝曹留此勿荒所業我且往訪之乃不攜童僕買  
舟而去去則竟赴貴溪縣龍虎山具牒於真人府請除  
妖真人受其牒判九月朔日雷部施行貢生奉牒遄返  
省城則三場畢矣卽攜子弟輩俱歸及九月朔眾小人  
殊未之知嬉戲如故日加辰則各惶惑失措有哭者有  
怒罵者亭午天忽無雲而雷電颺霆轟其勢甚猛俄迅  
雷一聲而眾小人俱不見矣是科方氏無一中式者貢  
生固託言之以愚眾小人使不爲備也亦可謂智深勇  
沈者矣初妖之興也客有善琴者來或曰琴者禁也所  
以禁止淫邪也乃延此客使鼓琴三日果爲之稍戢客

去而擾彌甚惟毛狗與之狎呼毛狗爲老庚老庚者俗呼同歲者之稱也其類甚繁亦有婚嫁生育親戚故舊往來之事每遇歲時輒三五成羣聚而爲意錢之戲其法以三錢擲之觀其陰陽以爲勝負嘗使毛狗爲囊家得頭錢三千餘文又一日大雨庭中積水甚深有數小人嚮之而哭甚哀貢生使毛狗探之則其幼子溺死水中也雨霽得其屍乃一二寸長之紙人耳異哉翦紙爲人乃作祟如此竟不知其爲何妖矣然觀琴客鼓琴妖爲少戢則邪不勝正其理昭然貢生苟知此理但當正心修身以齊其家一家中男正位平外女正位平內彼

衆小人者自當形滅聲銷固不必遠求之龍虎山也  
休甯朱村有朱姓者賈於外父母早死妻許氏在家偶  
以鷄卵十餘枚使鷄母伏之久之不出一夕許夢見舅  
姑自外至皆以紅帕首而顏色愁慘許欲啟問倏至埽  
堞間而隱明旦往視則二雛出殼矣悟曰此必翁姑也  
對之流涕乃溺而死之卽延僧誦經三日求免翁姑之  
罪數月後復夢翁姑來謝曰我二人以生前殺生過多  
冥司罰作鷄使受湯火之苦今幸新婦代爲懺悔仍得  
轉生爲人矣

休甯商山村有襍貨店兼賣豬肉市者頗盛日殺三四

豬東方未明輒鼓刀而屠一日屠竟縣內於簪忽見豬  
之後足頗似婦女之足底平指斂纖不盈握衆皆見而  
異之因問爪殼何在爪殼者豬足下麤皮也屠曰當尚  
在湯鑊中往視則繡履雙浮製作絕工非鄉間所有撈  
而出之衆手傳觀無不驚歎此店嗣後專賣襪貨不復  
屠豬至今尚在

余親家樊氏眷屬寓居河南省城時有傭婦其家距城  
七十里一日抱其幼女自其家來騎驢而行中路墜驢  
復抱女起騎驢入城至於樊寓而此女昏昏如睡不復  
言語行動與之食尚能下咽不與之亦不索也如是月

餘樊氏之眾語之曰汝女之病久而不愈曷不暫歸乎  
婦然之乃復抱女騎驢出城行至來時墜驢之處女忽  
開口喚母問之則能答矣自此途中便能言笑比至家  
行動如常蓋墜驢時失其魂至是復與合也

陸連達字鍾山溫州樂清縣人家尚溫飽以知縣需次  
江蘇持孫琴西同年書來見其人頗樸誠而在吳中數  
載甚落寞亦嘗乞假返其家不久仍來歲以爲常同治  
壬申秋復至余寓言將歸遣嫁其女余次日往送之未  
見嗣是遂不相聞乃是年十二月其兄之子忽來蘇踵  
門求見問之則鍾山已被殺於途矣爲之駭然詳叩之



鍾山之歸獨行不挈僮僕行至一處爲黃巖縣所屬忘其地名距其家止百數十里矣鍾山於其地賃一小舟而自向市中買鮭菜之類及歸則舟中已有客六七八人問之曰趁船者也無如何姑聽之而此六七八人者皆盜也舟子亦與通謀夜深移舟至荒寂之處殺鍾山沈諸河而取其貲無知者越一月有漁者出其屍於水中則創痕猶存乃聞於官時黃巖令爲孫君歡伯健令也親往驗其屍於其裌肚中得字紙一卷雖漫漶猶約略可辨一名紙有陸連達三字亦不知誰何姑命以棺斂之又月餘孫君如台州謁太守偶與同官會飲言及此事

一人曰此必樂清人也君謂此人姓陸乎非也陸連其  
覆姓樂清故有陸連氏吾嘗令樂清故知之且吾與陸  
連氏亦頗有相識者乃以書問之所問者卽鍾山之兄  
也其家久知鍾山於某日發蘇州待之不至猶意其或  
不果歸至是始知中途有變使其兄子往視發棺視屍  
已不可識猶冀非真故復來蘇州審之既知不謬亟歸  
言於孫君孫君命役捕凶手不可得久之或言某所有  
人以朝珠鬻於市鄉間安得有此物是可疑也孫君使  
人捕之捕者以夜往則有鬼聲飄飄導於前至其家六  
七人皆在已知事發結束將行稍緩則無及矣縛之至

官皆吐實殺以祭鍾山鍾山爲人固長者罹此酷禍殊不可解而行路之難亦可鑒矣余因先兄福甯君之喪往迎太夫人亦嘗取道於此至台州府適陳君鹿笙守是郡留余飯於署中且爲具舟舟人言須乙夜潮至始行乃於晚飯後登舟陳君親送之余辭焉不可余先至舟則舟中人滿矣問之亦言是趁船者余時止挈二僕其一從余在郡署其一留守舟中止能護持行李竟不能與之爭余傍徨無策而陳君至怒曰此何人也是時浙東當大亂之後盜賊多有故太守所至輒有親兵從行陳君遂命親兵悉驅其人登岸并以四親兵送余至

黃巖焉蓋台溫地僻舟楫稀少尋常行客每雇一舟必有趁船者固非盡盜賊也然其情狀亦甚難堪矣非太守親送豈能麾而出之哉附書於此俾于役者知所警焉

嘉興姚恩衍字叔怡官中書科中書爲人頗有才幹而性行篤實雖在少年已諾必誠取與不苟在京師時鄉人多推重之以事誣諉者無虛日光緒戊寅歲忽自知將死於人所屬之事一一處分悉有條理時其父訪梅觀察方爲長蘆鹽運分司故其母與妻皆在天津乃爲書告知死期請其母妻來京師訣別母妻得書大驚馳

至則雖有小疾固未足憂也而叔怡刻期待死至四月之末戒其閭者曰五月初六日巳時夏侍郎來傳旨卽爲違勿留滯家人咸怪其語所謂夏侍郎者乃夏君子松同善也夏與姚雖同鄉然不過正月中賀歲投一名刺而已平時固不相往來也屆期叔怡之病稍劇日加已外報夏侍郎來閭者甫延之入而叔怡已氣絕矣子松之來也初不爲姚氏而來蓋叔怡之妻父鍾學士駿聲與子松極相得是日夏往訪鍾鍾適往視叔怡疾聞者辭焉問所以告而夏有事必欲見鍾乃訪之於姚氏不圖坐未定而內之哭聲已作也一時咸共驚異謂

子松之來適符叔怡之語所傳者何言欺此旨何以必  
由夏侍郎傳之歟叔怡死子松亦可危矣然子松固無  
恙是年冬卽拜江蘇學政之命乃至庚辰秋子松竟  
終於江陰使署距叔怡之卒未及三年也古稱劉楨徐  
幹王粲並爲天上侍中王茂宏爲天上尚書令傳記所  
載多有此事子松起家詞臣歷官卿貳又嘗預君疇務  
成之列歿爲貴神固無足怪叔怡言行不失爲君子其  
死也或亦有所爲歟惟彼時子松猶在人間而玉版徵  
書由其傳達是不可解豈其神識已先歸天上乎

青浦縣南門外離城二十里許有覺海庵故無僧也同

治間忽來一僧赤體無衣惟以破被自覆時方嚴寒臥地上數日不起見者憐之或予以饑米不受一日忽披破被走出見一老嫗兩目失明卽向溪中汲水一甌付之曰試以此洗目如言洗之瞽目復明卽能見物又一少年左足反生僧捫之曰正正其足卽時轉正與常人無異於是遠近誼傳謂之神僧求醫者日數十人僧有醫有不醫醫則無不奏效住庵中一月有餘後竟不知所之

青浦縣辰山爲九峯之一山上東北隅有平石一方中有一痕長尺餘廣數寸許由來久矣莫知何時所刻

也近日有地師入山爲人求葬地偶以定向之盤置此石上適當其痕而盤中子午鍼爲之旋轉其鍼鋒不直午而直子地師知其有異將盤徐徐舉起鍼在盤中猶動搖不定至離石三四尺始復其常說者謂其下必有磁石云

青浦之章練塘鎮有某姓者買一西瓜重二十餘斤將剖食之而瓜在案上旋轉不定懼不敢剖其旁人代爲奏刀騷著一聲瓜分爲二而其中有蜈蚣一條長尺餘廣寸許已成兩段矣腹中隱隱有光破之得明珠數十顆



光緒庚辰歲七月中襄縣水浦橋農家牯牛產一犢六足二尾其四足與常牛同兩足在腹下甚短其二尾之下各有一肛門每遺矢則一時並出主人怪之不敢畜有江北人以洋錢六枚買之去不知其何用也

甯波某店一友於歲終至各村中收債肩負錢囊手持簿籍皆書其店之名及歸時囊中盛洋錢三百有奇錢五百有奇時已薄暮慮遇暴客將謀棲止苦無逆旅可投又行里許見有草屋一所扣門求宿而是家惟母女二人母執不可女曰此客日暮途窮不留焉往吾母女可同榻以一榻留客亦何傷乎母從其言女并爲具食

客食已枕錢囊而臥夜半女忽來求其寢客峻拒之女不肯去客不得已許以作竟夕之談談至鷄鳴女促客起曰吾父歸矣可速去客驚起趨出行百餘步憶錢囊未取急回取之至則並無草屋有一棺攢焉大驚諦視之錢囊一角猶見於外正徬徨間忽有一人至謂客在此奚爲豈發邱摸金之徒乎此兩棺者一吾妻一吾女也客乃詳述夜間止宿事惟其女私就己則諱而不言且告之曰吾囊中洋錢若干錢若干囊及簿籍皆有店名請發視之如有不符吾任其罪乃發其攢果如客言俾盡取以歸

泰興縣黃橋鎮有何某者亦舊家子也娶靖江盛氏女  
美而賢而何有外婦遂讐視厥妻日肆陵虐盛順受之  
無怨言何嗜鴉片煙丙夜猶不寐使婦供茶湯稍不如  
意以煙籤亂刺之徧體無完膚婦不勝痛遂縊死其父  
固長者不聞於官何得以無事一夕忽見婦來流血滿  
身語何曰我事君無失德何酷虐如此今得請於神矣  
言已不見數月後何忽得奇疾十指先作癢爬搔之癢  
愈甚乃以齒齧之指寸寸斷以次及肩臂及股及足凡  
口所及之處無不齧者血殷牀褥晝夜呼號閱兩月而  
斃

泰興東鄉盧家莊有盧某者貨富家錢已償其本惟負其息錢一千貧不能償求免焉而富子執不可竟如數取之盧憾甚因思其場圃外積草成阜高數丈若貨之值錢可十萬乃於暮夜躋其巔掀其蓋置火於中數日而草不然謀諸婦婦曰是夜五更適有微雨故不熱也宜再置之乃復躋其巔掀而視焉則其中爲火所燒已空矣因其蓋積雨故火不能透及掀之火卽上騰盧墜其中一時烈焰飛揚盧與草俱燼其妻奔救無及矣陳子愚廣文以此事語余且曰吝小致失大當以富子鑒害人反害己當以盧某鑒

泰興老儒何君萱泰嘗有事於宿遷賃一車以行其執鞭者滿面皆刀痕若井字然問之曰余不敢自諱十年前乃大盜也有富家娶新婦裝送甚盛與火伴八人往劫之夜半入其室新婦美而少纔十六七耳叱曰勿驚我官人我取銀錢畀爾忽姑於窗外俟之見其入牀後若有所取俄而一刀飛出插於樞人亦隨刀飛出眾知不可敵升屋而逃我稍後之甫及屋山爲其所及蹴以足我一身不能動哀號乞命新婦以刀劃我面縱橫各數十乃曰今夕我花燭良辰姑貸汝死提而擲諸牆外幸得不死乃改行焉

張翁山東人某年六月間於村外納涼夜深將歸寢忽  
有人出自草間視之其傭奴之已死者也此之曰我待  
汝不薄乃來祟我乎曰非也小人執役冥中今奉牒來  
拘主人追念舊恩故先來告牒中共三十人主人名在  
第一我移置其末日拘一人可延一月此卽所以報也  
言已不見翁慙然曰我其死矣自念衣食粗足婚嫁俱  
畢死亦何憾惟曾與某氏子爲媒此子子然一身貧無  
婚費女氏恆有悔婚之意我在故不敢言我死奈何明  
日悉召諸子而語之曰某氏之子其父在日曾假我錢  
八十萬以相信故無券也今我老矣久假不歸異日何

面見故人於地下乎皆曰諾輦錢而歸之乃爲故人子擇日娶婦告期於女氏女氏無以拒遂成婚翁喜曰我事畢矣越月竟無恙而其奴又來見賀曰主人不死矣冥中續有牒至除去主人之名也

蘇城六門惟盤門居民最少城外又無市廛荒涼殊甚故蘇諺謂之冷水盤門云咸豐三年金陵不守姑蘇亦戒嚴各城門日落卽閉而盤門尤早有某生者於清明前數日出盤門至鄉間展墓及歸門已閉矣正躊躇間有二人踵至觀其裝束如公門中人笑而問曰先生不得入矣城外有居停也無告之曰無有一人曰我家不

遠去偕往一宿乎某生喜隨之行行未半里卽至其家  
同人書室中曰君未夕食得無飢乎乃出以茶一甌點  
心兩疊子來殷殷勸食食已坐而其話竟不言寢室中  
亦無牀榻旋聞比舍人語諠襍問何事曰鄰有病人恐  
不起矣及人定時一人袖中出文書謂某生曰請先生  
呵氣一口從之其人仍納諸袖中起曰吾二人有公事  
宜卽去先生留此待天明入城可也又曰我等去時與  
常人有異然無與先生勿怖也乃走出至庭中矯首頓  
足其身頓長俄頃之間高過於屋從屋上蹈騰而去其  
一人從之厥狀亦然某生駭極不知所謂未幾卽聞哭



聲知病者死矣此書室卽死者之家也有人入此室見之疑爲賊又見案上茶甌及疊子喈曰曩者內室中失此物爾所竊乎將執之某生力辯始免天明踉蹌而歸某生所遇殆卽俗所謂無常者歟其所持冥牒必須生人呵氣此何理也且亦安能盡得生人爲之呵氣乎幽冥之事蓋不可曉矣

高郵某君曾爲蜀中一縣令咸豐初引疾歸一夕獨坐書室中忽有人入室請與偕往問所之曰四川也某君從之出門有肩輿舁之行其行如飛俄頃卽至江干則已艤舟而待矣登舟解維轉瞬已至九江又舍舟而陸

由江西湖北而至四川計其爲地已數千里而其爲時則食頃也旣入城至一公廨導之坐西廂有舊時長官某臬使某太守在焉皆顏色愁慘問之不答俄傳王者出御殿卽召之入問某獄爾知之乎曰知之蓋此獄臬使與太守得賄冤殺數人某君力爭不得其引疾歸卽以此也乃具言本末王者曰爾耿介可嘉命仍送之回又聞傳臬使與太守入詰責甚厲回顧此二人者皆縮小如嬰兒須臾有檻車載一人出某君亦出遇一友故與同官蜀中者友云我卽將之官不及與故人敘契闊奈何問君居何官曰我揚州府城隍指檻車中人曰某

某之獄即使我治之我不得久留然我與君亦非久別  
明年七月某日君爲某處城隍我兩人仍爲同官也言  
已別去某君遵舊路回家則死已逾日至是復蘇以其  
事告人白云不久人世矣人猶未之信至明歲及期果  
無疾而卒

杭城無妓館間有女閭非有導者不能入其門故杭諺  
謂之鐵門檻甯波某生喜治遊而性頗長厚以應試至  
省城試期尚早枯坐無聊偶動尋芳之興倩友人導至  
一家室有少婦坐而刺繡一媼旁坐問之則姑婦也某  
視少婦膚色如玉瘦腰纖趾盈盈可愛乃出金甌媼使

治酒食狎飲既久燭將見跋其友辭去媼與少婦導客入房媼亦避出某引少婦並坐燈前撫摩謔浪將緩其結束婦羞甚至於泣下某駭曰爾爲此態何也婦曰我父我兄咸列膠庠我舅我夫亦諸生也以皆早世致我熒熒弱質一旦至此追念逝者能不傷心某聞之亦悽然曰然則爾何故甘心爲此今幾次矣婦曰我姑無食屢勸我作此事重違姑意勉強相從今纔初次耳某呼之曰媼既欲守貞何敢玷辱乃出數金贈之曰所攜無多聊以此佐堂前甘脆之奉吾去矣卽從後門出而夜色迷濛不辨途徑時大亂之後城中亦多荒僻之所躡

跋久之忽見一小屋微露燈光中有諷誦聲因叩門問  
途門啟延入則一叟也一少年方伏案作文叟自言某  
姓少年爲其子今科主試者某公吾素識之故出此題  
使吾子揣摩其所好而爲之然猶未得也某視其文極  
佳乃曰賢郎之文我所不及叟猶以爲未邪叟曰然子  
如不信吾試爲改之卽援筆就案頭點竄百許字曰如  
此庶乎可矣某再讀之不勝歎服曰叟真斷輪老手也  
吟諷不置叟笑曰君旣愛之敬以奉贈何如某喜甚卽  
於燈下讀之疲極假寐不覺酣眠及醒則朝曦已上矣  
乃在土阜之下初無屋宇知所遇者鬼也因思昨所遊

婦家與叟同姓得無卽其舅與夫邪反至婦家詢之而  
貌符合爲之悚然歸取數十金贈其姑且謂之曰爾婦  
貞潔勿強以苟且之行及入闈竟遇是題卽錄其文於  
卷榜發魁也復捐千金與其家

蘇州山塘有甲乙二人甲素耿直而乙則流蕩好狹邪  
之遊一日薄暮會飲於友人所乙先歸行至閭德橋見  
一小家微露燈光近視則自大門至於內室門戶盡啟  
而不見一人異之姑入而覘焉經堂入與有一女子坐  
牀上華容盛鬋姣嬈無雙乙入女子遂與並坐且曰夜  
行良苦此間衾枕見成何不少憩爲代脫外衣搭櫪架

上乙甫將就枕忽有執燈而至者女子驚起避之其人  
卽甲也甲見乙癡坐橋欄間坐此何事乙曰君壞我好  
事不小甲笑曰此橋上有何好事乙始悟身坐聞德橋  
欄衣服卽在身旁向之所見一時消滅知爲遇鬼踉蹌  
而歸使非甲至乙其危哉

吳江顧生因應試至蘇寓吉利橋畔其旁有茶肆曰錦  
鳳樓飯後無事偶往喫茶至則坐客滿矣惟屋隅一卓  
子止有老嫗偕少婦共坐無他客顧往參坐嫗卽與顧  
閒話久之頗浹洽嫗曰此間無味郎君如有與何不同  
至我家當烹佳茗相待顧欣然從之旣至導之登樓樓

上陳設亦頗精雅其時爲道光季年鴉片煙已盛行矣  
榻上煙具存焉請試嘗之辭以不慣嫗曰偶然遊戲何  
傷乎命少婦燒煙奉客顧甫登榻嫗脫其履曰汪意眠  
坐無拘束也老婦有事且去嫗去未久聞樓下叩門聲  
甚厲少婦遽起下樓生疑焉施從其後以下踰伏戶後  
少婦啟門則有男子三十餘人圓然而入問人在何處  
少婦曰在樓上乃悉登樓顧因乘間逸去蓋蘇俗往往  
有以婦女爲鬪者少年子弟誤入其中必盡取其服物  
且迫使書借券或數十千或數百千乃始釋之諺謂之  
仙人跳云



蘇城海宏寺亦古刹也有某甲住修仙巷相距甚近與寺僧時相往來一歲冬日甲晨起無事訪僧閒話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囚入至最後一院落中聞僧在隔院呼取剪刀噉然應者女子聲也從隔子中竊窺之則見僧披大紅縐紗狐白氅衣立梅花下有粉白黛黑者十餘人環列其側大驚趨出甫至家而僧使人以一盒餽啟視則白金一百兩利刃一柄甲會其意受金反刃并以紙畫一瓶復之後遂不敢復往此事在咸豐之季及同治中寺僧以事得罪官盡逐之改寺爲管糧通判署甲始與人言其事焉

烏程鄭夢白先生祖琛道光中以藩司居憂甲辰歲服闋入覲將至京師宿於長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見視其名刺則故人也欣然延入坐談良久而去未幾外報此客又求見疑其尚有未盡之辭復出見之則殊無所言又坐良久而去先生倚隱囊方謀小憩而外報此客又至厭而辭焉客固以請不得已又見之謂曰君數來將何以教我邪客曰君視我誰也視之則竟非前客面目清癯修髯及腹殆神仙中人也悚然異之不知所云客曰君第一次所見者某人也第二次見者非某人卽僕也僕欲有言於君故幻其形以求見又自惟交淺言深

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所繫甚大不敢不言故  
又來求見也問將何言客曰僕乃天狐也竊聞天曹之  
議世間劫運將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卽膺節鉞將來數  
百萬生靈之命皆在君手千萬留意言已不見先生爲  
敞罔者久之是歲卽拜陝藩之命由陝蒞遷滇撫俄  
移節粵西而洪秀全之亂起方其萌芽之始猶可撲滅  
先生思密言不敢輕舉遂以因循釀禍毒流海內此狐  
旣不惜一再求見何不直言正告而爲此摸稜之辭使  
人誤會其意歟殆亦由陽九百六厄運固不可免乎或  
曰京師宣武門外有屋一區舊有狐祟先生居之則寂

然及去崇如故或悲而語狐狐曰數百萬生靈皆送其  
手吾曹能不畏之斯語也蓋卽由此事傳說而非其實  
余所聞於鄉人者不爾也先通奉公曾主先生家先兄  
壬甫太守又曾入其幕府其子姓輩有爲余同年生者  
余於道光中嘗一見之先生固長者而亦素有吏才晚  
任封疆遂膺嚴譴且爲世詬病亦見疆吏之難爲也  
寶應城東門中有屋一區故劉氏屋也余同年生王文  
勤公幼時讀書其家偶食花椒見其青蔥可愛乃以一  
枝插地上曰若吾他年讀書有成則此枝當活後椒果  
活閱三十餘年竟成大樹高過屋檐文勤以道光丙午

登賢書庚戌成進士同治中由編修擢浙臬俄移粵藩  
遂遷閩撫而此屋亦歸於王氏其樹猶在盛於在劉氏  
時僉曰此王氏之祥也久之或言椒不留子其苞一啟  
子卽墮落恐不利於子姓乃議伐之余長女爲文勤之  
仲子婦力阻之不可未及二年文勤自臺灣歸卒於福  
州妻劉夫人先文勤二月而卒其效可覩矣

律曰妻在以妾爲妻杖九十若妻已不在則律無明文  
似所不禁然余親串中有妻亡之後欲以妾爲妻者其  
家欲得余舅氏姚平泉先生一言以決斯議許以千金  
爲壽先生竟不許也余在河南時聞有陶觀察者妻亡

有四妾一妾年長矣內政悉主之內外無閒言觀察將以爲妻既有成議命縫人爲製命服服成觀察使其弟親齋至內室以授其妾蓋重之也妾方坐竟不爲起睨而言曰置几上弟出大怒謂其兄曰此人甫得志無禮至此異日尚可問乎兄以爲妻弟不以爲嫂力持不可竟毀前議然此妾素謙下不失禮於人不知此日何以如是殆不克膺受是福故鬼神奪其魄也余家有一婢始嫁一貴人爲妾不數年正位中閨服一品之服此婢乃六合人咸豐中六合失守隨其父母至蘇州入難民歸內子姚夫人買得之纔七八歲耳後其父母亦不知

在亡而此婢每卜問其父母安否蓋在婢妾中爲有人心者宜其有是福歟

蘇州泔墅關之西鄉有巨蛇出沒河干人多見之莫敢捕也光緒庚辰夏其地之人多生瘍者或曰是中蛇毒也乃募能捕之者於城中得三丐甲其師也乙丙皆其徒索錢甚多鄉人醺與之乃往乙丙荷一繖以從既至探得蛇窟甲命乙丙分立左右而自啟其繖中貯蜈蚣無數甲盡取食之須臾自頂至踵皆腫甲閉目運氣久之其腫處皆消惟右手食指與中指則大幾如股卽以此兩指探入窟中已而用力拔出乙丙亦各曳其肘以

助之指出蛇隨之出則已斃矣猶齧甲指不釋乙丙去其蛇以藥水洗之兩指旋復故蛇長丈許粗倍人臂其色黑暗如炭聚薪焚之臭聞數里此三丐者其技亦神矣

上海有某氏女自幼從鄰媼學繡呼之以乾阿嬭及年既長媼猶以女視之每小疾病愛惜調護過於其母女偶病月事不行媼甚憂之語其母曰滬上無良醫天下之良醫無過於西洋人西人於城外某所闢一館施醫藥盍往求治乎母然其言即使媼與俱往賃肩輿二以行辰而往申而反是夕女卽殢經而死母哭之慟媼亦



哭之慟然母甚疑焉密呼輿者問之輿者曰其日甫出城媼卽與女改坐東洋小車使吾曹待於城闔不知其所之也母益疑乃使輿者物色推東洋車者而問之則曰媼與女乘吾車至一家有小門叩之一嫗出手執菩提子口誦佛號導之入卽予吾錢麾使去不知其後如何也轉展推求卒無端倪蓋滬上恆有密室爲男女幽會之所狡童淫女白晝宣淫又廣布雉媒使相羅致疑此女墮入其中以致失身故慙而自盡云

蘇城之初復也有貧士避寇而歸孑然一身無所棲止恆寄宿於相識之家忽有延之使教其子者喜而就之

始至亦甚相得未及一月其主人語士曰明日吾家有  
事而屋舍狹小雖書室亦須洒掃以待賓客願先生暫  
歸一日士曰諾仍寄宿於所識之家越日而反已而又  
將一月主人語之如前士不得已從之已而又將一月  
主人語之又如前士乃實告曰某在城中固無棲泊之  
所曩者寄宿所識家耳然是家亦無餘屋吾一往再往  
實非所便此書室既合讓客則無論何地但可容一榻  
雖廡下不辭主人躊躇久之曰吾屋狹小先生所知也  
無已則後有一室素來積貯薪蒸今稍葺除爲先生布  
席於彼可乎士曰甚善是日初昏主人卽導之入其室

且語之曰先生局戶酣眠或有所聞切勿闕觀彼此非  
便士謹諾之而轉展不成寐及乙夜便聞外閒人語諠  
襍不知何所作私出窺之見中堂陳設一新其正中安  
一榻榻有小几左右各設榻枕主人及其眷屬又有外  
來賓客甚眾皆鵠立於堂若有所伺候者良久乃聞曰  
至矣至矣眾皆趨出待於庭又良久乃見一客自外入  
肥黑多鬚裝束詭異徑登堂坐榻之左畔旋有一女豔  
服出自西房視之即主人之次女也女向客扱地而拜  
拜已登榻右畔與客並肩而坐於是主人及其眷屬及  
眾賓客皆以次入拜客與女高坐受之略不答禮拜已

序立兩旁旋有數人舁一案至其上有飲食之物凡數十品主人奉一器跪進客主婦奉一器跪進女於是堂上立者皆跪客與女略嘗卽止又以一器進如前凡進十餘品止不進殆由客止之也前數人仍舁案出客起女亦起客攜女手入東房久之淫褻之聲達於外主人及眾客咸屏氣待之約兩時許客與女攜手出客裝束如初女則亂頭粗服矣仍坐榻上主人主婦又跪進一甌不知爲酒爲茗歟也客與女飲畢皆起客出女跪送於堂客掖之起主人及眾客跪送於庭則不顧也客去乃始闐然而入士懼爲所見潛入後室臥不知其後如

何明日出視則一切如舊昨所陳設皆不見矣士私計此非善地越十許日託故辭去數月後又訪之則其家亦遷徙不知所之矣此蓋所謂邪教者但不知其名目且蹤跡詭祕地方長吏無從知之宜不能禁也

孫君長齡字壽伯乃補山相國文靖公之曾孫與余家有連故自幼相熟也其生前卽爲冥官每至冥中治事輒瞑然如睡或一宿或再宿而醒問所事不言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孝和睿皇后崩時江浙

未奉明文而部中藍印文書先至咸知 國有大喪然其時 成皇帝春秋亦高羣情擬議未知其審壽

伯乃以國策觸龍稱趙太后之例微語人曰嫫也是夕至冥中大受箠楚責其漏洩及醒兩股青紫臥月餘乃能起或疑冥官何至受笞刑余謂昌黎詩云簿尉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塵埃問冥中或尚沿唐制歟惟其時詔書頒行天下近京諸處咸已聞知江浙閒距京師稍遠故未及耳此非當秘密之事雖有漏洩未足深罪竟被冥刑何歟余同年謝夢漁給諫增亦爲冥官謝性率易每以冥中事語人無所忌不聞其以漏言獲罪也光緒初盛京將軍崇公卒崇名崇實字璞山亦庚戌同年也未卒前一月謝語人曰璞山其不久乎吾昨已於冥

中見其魂矣人不以爲信踰月而遺表聞乃信謝言之  
有因也